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潛夫論
卷之五

六十一

潛夫論總目

卷一

諧學

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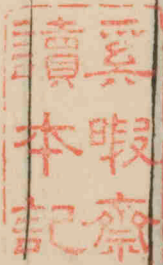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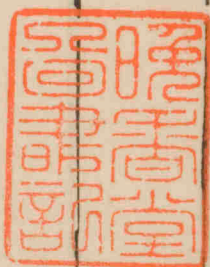
過利

論榮

賢難

卷二

明



考績

思賢

本政

潛歎

卷三

忠貴

浮侈

慎微

實貢

卷四

班祿

述赦

三式

愛日

卷五

斷訟

衰制

勸邪

救

邊議

實邊

卷六

卜列

正列

相列

卷

夢列

釋難

卷八

交際

明忠

本訓

德化

五美志

卷九

志以姓

卷十

叙錄

目錄終

潛夫論卷一

漢 安定王符著 黃嘉惠閱

讀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

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

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讀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顧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而其事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

美服淫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莽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

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使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
弃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
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
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
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
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
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

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
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
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
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
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誠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
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
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

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飭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

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利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

通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
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
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
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
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
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
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卽於
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
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瞻聲色不妙威勢
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
之以志弗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
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
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
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
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

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必從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

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受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

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相雖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圖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拆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

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胥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
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
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
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
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
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
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絳殛而禹興管蔡爲
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
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

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三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
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
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及而又以九族或
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
人況乎其德義旣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
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今
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
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
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

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土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霸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姤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

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愠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

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耶？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

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耶？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而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繼，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敝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

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
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
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
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聞閭凡品何獨識哉苟望
塵僥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
否之虛實也直以而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
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
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
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僞之
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
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
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謀也
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爲白瑞珍禽也
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不俛仰憂咿爲作容聲司原
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
淪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

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
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
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
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聞聞凡品何獨識哉苟望
塵僥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闈之行迹察臧
否之虛實也直以而譽我者爲智諂已者爲仁處
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
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
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僞之
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
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
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謀也
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爲白瑞珍禽也
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不俛仰憂咿爲作容聲司原
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
淪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

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豸，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闕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卷一終

潛夫論卷二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
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
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
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
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
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

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
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
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縈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
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
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
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
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
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

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
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
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
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
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
亂政怨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
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
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
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

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閭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潛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潛聰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其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求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思其正義以繩已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是以邠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抹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讐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竝生一世憂心相皴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

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悞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

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冗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

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
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
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
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
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
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
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鬪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

以怯弱應武猛以頹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
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
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
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
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
則黜地三黜則爵上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
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民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

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未敎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愆狠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

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
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
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
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
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
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飢
抗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
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
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闕茸
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
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
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
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
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
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

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病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

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疢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

脫柱桎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
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實重祿素餐
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
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人主
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
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
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旣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
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淪其
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
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
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
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
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
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
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
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省壽民省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

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竝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躅

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其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
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令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
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
禮贊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
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
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讐薦子故能得正
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
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
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
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
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
至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
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
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烈士所以建節

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愴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叅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佞遷使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

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已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曰：二世此皆阿上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變奪君心，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

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岐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以得舜文王叅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旣得賢人反決滯於讐諫殺正直而進任姦

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奏瞽叟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未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僇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

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三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

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承家傳嗣百世歷載于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

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王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

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
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
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
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
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
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
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
必掣縱而生癰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

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
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
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
髀掣胃梏歾深穿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
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
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員滿貫
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
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
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

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大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忌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

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有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

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

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敦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欬以相詐

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滯教博奕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上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冬不修中饋。

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灰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繪。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飭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繪絲。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

繪絲縈惇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
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繪百練
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
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牢爲
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
以韋帶劔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
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
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

服葛子升越箒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
玉琥珀瑋琯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舄文組綵
襪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
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
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旣不能
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
履必麀鹿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
婢諸能若此者旣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杞槁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鏃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楸梓豫章梗楠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楸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烈然後能致水油潰

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旣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壘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梗楠良家造坐黃壤

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栢廬舍
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
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
率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
吏民今按鄆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折之家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不在
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
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之爲非君率元樂呂
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
明帝時桑氏從賜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靡
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議皆非民性而競務
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
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用
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
上不止必致高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

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息，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已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息，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卽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

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鄂。譽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竝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佑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爲仁由已。莫與併蚤。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士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網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

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十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饑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飯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嫱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

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駿周公不求
備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
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
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
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
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
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驪問驪由
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
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
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
廢其材况於人乎。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
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觀亂原好善嫉惡
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
也。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
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
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

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
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
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
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
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
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
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
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三終

潛夫論卷四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
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爲萌巨害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
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
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神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

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
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
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
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

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
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
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
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
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
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與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
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

為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皆宗族而采蘋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文

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滅絕所以子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其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狀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

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
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
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
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
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以解
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詭老盜服藏而

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
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
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
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讐

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
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
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
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
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
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
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
獄蹶蹶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
興通姦利入深重蟠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
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
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
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
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
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

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
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
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
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
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
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
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
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

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
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
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
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
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
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癢
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

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極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

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令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宄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于無赦者，罕之爲愈。今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與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

之法也故曰無縱疏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欽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袁刺刃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
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
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
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
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
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先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
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
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絕傳記所
載稷禹伯夷皋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
曰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
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
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
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

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
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
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
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
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
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
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
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
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
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
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
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
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
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
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
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
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
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

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

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揀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

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

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然則良

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北郡而得也神
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
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
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
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
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付

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
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
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弛
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就
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
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
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旣富則教之
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

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
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
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
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
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
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
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
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旣如冤枉州
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

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
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
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立觀之中材以上皆議
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
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
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
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
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

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月反覆太守
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
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
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
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寧千日非徒百也治訟
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
大臣怨故未讐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

不得信猾吏崇姦寃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
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
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及從
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
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
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
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
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
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

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
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
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
惰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
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
得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
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
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
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終

潛夫論卷五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
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
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
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
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塹以有防矣
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
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

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
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
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
欺紿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
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
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庶恥苟且中後則榆解奴
抵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
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低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

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
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
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
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
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
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曰崇驕
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
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軼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

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王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繫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許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潔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

不惟真潔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
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
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
醜恡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
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
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

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恡於一人然
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
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
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絕其後姦亂絕
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
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
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

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疆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綬與疆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疆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吞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筆策也

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
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
公於貝水宋羊叔特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
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
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干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
誅也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

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
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
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是故君子之有喜
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
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
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皇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
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
先王之政所以衆其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

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
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
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
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
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
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矜

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
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
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
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
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
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
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
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

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歿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

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
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王安民前堯始反
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
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
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
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
五州殘破六郡創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
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
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旣無斷敵合變

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
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
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
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
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
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
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
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

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闕
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
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蹀
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
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
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
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羗虜背叛始

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
郡削迹周廻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
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
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羗始反公
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羗遂
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
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
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
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
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
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
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
能拔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
克者何也曰政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
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
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疆

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
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
齊魏却守國不以女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
夷拓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
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
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
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
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
皆諱之日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

以寇爲小而不蚤愛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恐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寬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間澹臥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

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獫狁干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羗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

於無恥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
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
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庠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
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
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檀
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
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
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
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
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
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
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羗始反時計謀未善
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

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
奴怯畏傾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
長炎炎滅破三輔單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
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
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
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
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
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受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
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
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
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
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
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
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
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
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

開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
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
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
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
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
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
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
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
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
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
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
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饒羌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
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
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寄其身者各取一閔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
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王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蒞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豈誠以其身若二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棟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昭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羗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楮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歿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

竭因隨以灰土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
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示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
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
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
人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土重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
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歿爾
諸亡失財貨奪上遠移不習風俗不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
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

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
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拊與其內
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呼
號誠恐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俟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挈民旣奪土失業又遭
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充豫荆揚蜀漢
饑餓死亡復夫太平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蹙靡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廻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悉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靡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入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上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

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蚩蚩距虛吏相倚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庶吏一人羌久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覲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

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青淵文庫

第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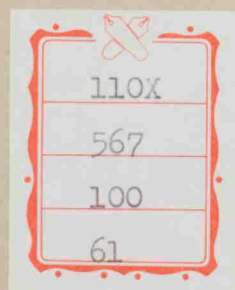
第

架 號 冊

潛夫論

卷五

五



110X
567
100
61